

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yellow color.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white, elongated, triangular or fan-like shapes that radiate from a central point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 These shape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they appear to be part of a larger, abstract composition,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stylized sunburst or a series of rays.

小说·诗· 影视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小说 · 诗 ·

影视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小说·诗·影视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开本 17.25 印张 2 插页 371 千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9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614 定价：2.65 元

目 录

人 生	路 遥 (1)
附: 第二次征服	肖云儒 (89)
五角树	王吉呈 张子良 屈启法 (105)
附: 再创造	雪 笛 (178)
没有航标的河流	叶蔚林 (195)
附: 谈谈《航标》的改编	肖云儒 (252)
哟, 经理	滕文骥 (268)
附: 点燃人们心中改革之火	王 愚 (336)
一个和八个	张子良 王吉呈 (349)
附: 忠实原作 有所创造	王忠全 (407)
喜鹊泪	王吉呈 王宝成 张子良 (421)
附: 漫谈《喜鹊泪》的电视剧改编	李 星 (471)
长城魂	张子良 王吉呈 (485)
附: 绘战士形象 歌民族风骨	李健氏 (537)

人 生

路 遥

干裂的麦茬地上，几棵小草在微风中摆动。

字幕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

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，没有岔道的。有些岔道口，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，事业上的岔道口，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，你走错一步，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，也可以影响一生。

片名及职员表。

第 一 章

紧接片头。麦茬地上传来单调的镢头挖地声。翻过的土壤。落在地上的镢头。我们渐渐看见这是高加林。他赤脚光背，裤子挽在大腿上，机械地抡着镢头，挥汗如雨地拼命挖着。远处，得顺爷正在吆喝着牛犁地。高加林不远的地头放着——一罐水。

川道玉米地。玉米地中间的小路边上，放着水桶和一些

零乱的衣服、各式各样的鞋。

玉米地里，一群妇女正在锄地。对面山坡上传来加林的挖地声。有几个锄地的妇女向对面山坡上望了望，议论起来。

妇女甲：“唉，把娃娃熬累坏了！”

妇女乙：“高明楼也太不讲理了，人家加林教了三年书，他儿子刚毕业，凭什么把人家挤下来？”

妇女甲：“加林不是年年在全公社评头等教师？”

妇女乙：“是模范教师！”

妇女甲：“噢，模范……”

妇女丙：“模范顶个屁！而今有后门比啥都吃得开！”

妇女甲：“想不到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。”

妇女丙：“怎想不到？你好像是个吃奶娃！”

锄地的人哈哈大笑。

妇女甲瞪了妇女丙一眼：“龟子孙……”

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笑。她是巧珍。在众人议论的时候，她只是低头锄地。

现在她把锄栽到地里，赤脚片穿过玉米地，走到地头的水桶边。

她拿缸子在桶里舀了一点水，抿了几口，怔怔地望着对面山坡上挖地的高加林。

麦茬地。加林仍然在挖地。犁地的得顺爷朝加林那里瞥了一眼。加林手上的血染红了耢把。得顺爷停住牛走过来，强行制止他。

得顺爷：“啊呀，你这个犟小子！再不敢耍二杆子

了！”他从地上抓了一把黄土抹在加林的烂手上！“黄土是止血的……刚开始劳动，一定要把劲使匀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……”

加林：“得顺爷，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，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……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，劳动苦一点，皮肉疼一点，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忘了……手烂叫它烂吧！”

他显出对自己残酷的表情，抡起镢头又拼命挖起来。

得顺爷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过去把水罐拿来放在加林的身边。

川道玉米地。巧珍仍然怔怔地望着对面山坡。对面山坡上镢头挖地的声音震动着她的心。

玉米地下面传来刘立本的声音：“噢——巧珍！噢——巧珍！”

巧珍赶忙躲进玉米林里。

玉米地下面传来高明楼的声音：“亲家，吼叫啥哩？”

立本的声音：“马店的马拴来相亲，这死女子躲着不见人家……”

明楼：“你现在叫她干啥？一会就收工了嘛！”

立本：“唉……”

玉米地里。妇女们和巧珍开玩笑。

妇女丙：“巧珍，还不赶快回去看你女婿去？”

妇女丁：“马拴，马拴，马上就把你拴住了！”

妇女们哈哈大笑，巧珍撵着给她们扬土、打闹。

村口。明楼和立本相跟着往村里走。

立本：“三星教上书了？”

明楼：“嗯。”

立本：“还是你这大能人有办法。”

明楼：“好亲家哩，我如今可比不上你二能人，做生意，跑买卖，票子挣得都让人眼红起了！”

立本：“亲家，大路通天，各走一边。你掌你的权，我挣我的钱！”

两个人说笑着走进了村子。

高家沟村庄的全景。一柱柱炊烟从参差不齐的村舍里升起来。

得顺爷吆着牛，加林扛着镢头，相跟着往村子里走。

得顺爷吆着牛往饲养室走去，加林一个人扛着镢头走到村中的桥头上。

马拴推一辆花红柳绿的自行车迎面走来。

马拴：“高老师，学校已经开学了，你怎还在家里？”

加林：“我已经不教书了——你打扮得象新女婿一样，干啥去了？”

马拴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那身扎眼的新衣服，说：“看媳妇去了……”

加林：“谁？”

马拴：“刘立本的二女子。”

加林开玩笑说：“那你把这川道里的头梢子拔了。你不听人家说，巧珍是‘盖满川’吗？”

马拴：“果子是颗好果子，就怕吃不到咱嘴里！”

加林和马拴都笑了。

玉米地头。锄地的妇女都回家去了，巧珍一个人呆呆地坐着。

巧玲手里拿着一本书向她这边走来。

巧玲走到巧珍跟前说：“二姐，快回去吃饭。”

巧珍：“马拴走了没有？”

巧玲：“走了。”

巧珍站起来，和巧玲相跟着穿过玉米地。

中午。立本家。巧珍把锄头扔在院墙角，气呼呼地进了窑洞。

巧珍母亲和巧英在做饭，立本正在点一卷钱。

立本：“你怎才回来？人家马拴三一回五一回地跑，你就歪好不能和人家见一次面？你是个什么值钱人？你……”

巧英妈：“娃娃劳动刚回来，连口气也喘不过来，你就数落娃娃，你就……就你能！”

巧珍一句话也不说，出了窑洞。

巧珍的窑洞。她正洗脸，巧英掀门帘进来。

巧英：“珍珍，你二十多岁的人了，又不是个娃娃。你同意不同意，就不能和人家见上一次面？……”

巧玲过来倚在门框上，说：“大姐，你管什么闲事哩？”

巧珍：“爸给你寻了个好人家的，你好你的去，你管我的什么事？……你说说，你公公还是个人吗？人家加林教了三

年书，是全公社的模范，你公公把人家下了，走后门叫他儿子上，霸道成个啥了！”

巧玲：“三星在中学学得一塌糊涂，数学常吃零蛋，还能当教师哩？”

巧英：“哟，看把你俩个正派的！人家的狗往外咬哩，你俩个专门咬自己人！……这事也不能光怨我公公，是公社教育专干马占胜办的……”

巧珍：“你公公和马占胜穿的是连裆裤！”

巧玲笑了。

巧英气呼呼地转身出了巧珍的窑洞。

明楼家院子里。巧英和明楼妻在院墙角推磨。

明楼蹲在地上，手捉着气门嘴，三星正一晃一晃给自行车打气。

明楼：“自行车过两天就要擦一擦……你再不敢吊儿郎当了！你老子好不容易才给你谋了这个位位，你再胡闹腾，老子可是再不管你了……你听见了没？”

三星正不知往远处看什么，赶忙回答：“听见了……”

明楼拔下气管，手指头抹了点唾沫，擦在气门嘴上，看露不露气。

夜，高玉德家。外面有稀疏的风雨声。

加林妈坐在灶火圪塆，炉灶里火的微光映照着她的白发和皱纹脸。她在轻轻抽泣。高玉德赤脚片蹲在炕上，凑着煤油灯吸着了一锅烟。一只老黄猫在炕头打呼噜。

高加林仰靠着一摞铺盖，瞅着窗户。雨点从窗户纸的破

洞里打进来，洒在了窗台的石板条上。

窑洞里静悄悄地没有声响，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。

加林猛地从铺盖上挺起身，眼里闪着怕人的凶光，吼叫起来：“妈，你哭什么！我豁出这条命，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！”

加林说着便从炕上跳下来。

他父亲也惊慌地跳下炕，捉住了他的一条胳膊；他母亲跑过来，把身子抵在门板上，堵住了儿子。

加林急躁地说：“哎呀呀！我不是要去杀人嘛！我要写状子告他！妈！你把我的钢笔拿来！”

高玉德：“我的小老子！你可千万不敢闯这乱子！人家通天着哩！”

加林妈：“你告他，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……”

加林：“咱这人活成啥了！我不管顶事不顶事，非告他不行！”

加林竭力要从父母亲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，父母亲却死死拽住他不放。

加林妈哭着央告说：“好我的娃娃哩，你再犟，妈就给你下跪呀！”

加林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，伤心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别这样，我……不告了……”

一切慢慢又平静下来。加林妈又坐在了灶火圪塆。加林靠在炕栏石上沉默不语。

高玉德握烟锅的手哆嗦着，对加林说：“你不光不敢告人家，往后见了明楼，要叫人家叔叔！脸不要沉，要笑！”他回过头又对加林妈说：“加林妈，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，

要给人家笑脸。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，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一筐送过去，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巴结人家啊……你听见了没？”

加林妈在炕火圪垯应承了一声，便伤心地哭出声来。

高加林沉重而痛苦地低下了头。

白天。村外一条大沟。山梁上有犁地的人，沟坡上羊群在漫游。加林在山坡一块麦地畔上挖着。

巧珍从远处沟坡的蜿蜒小路上走来，唱着带野味的甜美的信天游：

上河里（哪个）鸭子下河里鹅。

一对对（哪个）毛眼眼望哥哥。

巧珍提着猪草筐，抬头向加林那里望去。

加林正在埋头挖地。

巧珍路过地畔边，怯生生地喊了一声：“加林……”

加林回过头来。

巧珍从草筐里摸出两个甜瓜，放到地畔上，说：“我们家自留地的……我种的……”

加林没说话，点点头，又挖起地来。

黄昏。村口。

加林扛着镢头，和父亲相跟着进村。加林要过父亲的旱烟锅吸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又把烟锅还给父亲。

高玉德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思谋了一下，明几个县城

遇集，干脆叫你妈蒸上一锅白馍，你提着卖去，这总比劳动苦轻，还能给你买条纸烟哩……”

加林没有说话。父子俩在暮色中进了村。

夜。加林家。

加林靠在铺盖卷上看书。母亲站在脚地下，手在炕上摩挲一件黄军衣。

高玉德一边抽烟，一边用手摸着赤脚片。他看了一眼黄军衣，说：“这不是他二爸捎回来的那件衣服吗？”

加林妈：“噢，就是的……”

玉德思谋了一会，说：“就听说他二爸在新疆部队上把官熬大了……听说是个副师政委？唉，还不如让加林到新疆寻他二爸，看能不能找个营生……听说那里人口稀，好找工作……”

加林不看书了，听父亲说话。

加林妈：“路那么远……娃娃又没出过远门，人怎能放心……我不让……”说着便用围裙擦眼睛。

加林一句话也没说，又看起了书。

第 二 章

早饭后。大马河川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。

熙熙攘攘涌动着赶集的庄稼人和各种职业的工匠，大路上蹿起了一股又一股黄尘。

刘立本熟练地骑在光脊梁驴背上，正一只手搬着另一只手的指头，和他旁边的马拴说着什么。马拴自行车后面带着两筐哼哼唧唧的猪娃，和立本投机地谈着大概是生意一类的

话题。

巧珍骑车出现在公路上。她看见了父亲和马拴的背影，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。立本喊她，但她头也不回。

巧珍骑车看见了人流中的高加林。他正提着蒸馍篮子，在人群中垂头丧气地走着。

巧珍骑车经过了高加林的身边……

加林提着篮子在公路上走着。他的眼前都是肩挑手提的庄稼人。他看见一个老太婆也象他一样挽着一篮子馍，在他不远处走着……

他的脸在痛苦地抽搐着。

大马河桥头。

加林提着蒸馍篮子来到拥挤的桥头。

一辆吉普车使劲地按着喇叭从后面驶来；一辆满载蔬菜的架子车横在路面上急忙躲不开。加林过去帮助把车推到路边。

吉普车飞快驶过去，扬起满天灰尘。

汽车站外面的马路上。

加林提着篮子走过来，猛一下怔住了。

一男一女向他热情地迎过来。这是黄亚萍和张克南，他中学的同班同学。

他们先后与加林握手。

克南：“你提个篮子干啥去？”

加林撒谎说：“去走个亲戚。”

亚萍：“加林，你真不简单！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
那几篇散文啦！文笔很优美，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！”

克南：“你还教书吗？”

加林摇摇头：“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挤下来了，现在当社员。”

亚萍焦急的说：“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更少了。”

加林：“不。不是有一个诗人说，我们用锄头在大地上
写下了无数诗行吗？……”

三个人都笑了。

加林问克南：“你还在副食公司当保管吗？”

亚萍嘲弄地说：“高升了！当了门市部主任！不过前面
还有个副字！”

克南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以后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，
你来……”

亚萍：“下午有空，到我们广播站来坐坐，你知道我也
爱好文学，可这几年光耍嘴皮子了……很想请教你……”

加林：“你们现在位置高了，咱区区老百姓，实在不敢
高攀！”

张、黄都有点尴尬。亚萍说：“你还是那个犟脾气！”
车站传来让旅客进站的广播声。

加林向他们点点头，向集市上走去。

马路上。

克南和亚萍往车站走。克南给亚萍说着什么，后来发现
身边没人了。他看见亚萍回过头正向加林那里望去。

街道上。

加林在拥挤不堪，喧嚣如蜂群的人群里挤着。他眼前出现宁静的中学教室。他在黑板上解一道数学题，亚萍和克南在桌子边看他解题。

他在人群里挤着。

中学操场上，他教亚萍投篮。

他在人群里挤着。

傍晚清爽的林荫道上，他和亚萍，克南谈笑风生地散步；亚萍妩媚地对他微笑。

他在人群里挤着，听见马占胜的声音：“高加林！高加林！”

他抬头用目光在人群里搜索。

马占胜好不容易挤过来。

占胜：“加林，你提个篮子干啥？”

加林没说话，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馍，怀着一种恶意往马占胜手里塞。

占胜尴尬地推挡着，说：“加林……唉！你一定心里恨我马占胜！其实，我马占胜哪有那么大牛皮！高明楼和咱公社张书记是多年的老交情了……下你的教师虽然是我在会上宣布的，可并不是我决定的嘛……”

加林：“老马，我知道……你不要说这事了……”

占胜：“我现在调到县劳动局，算是提拔了，当了个副局长，刚上任，忙得鬼吹火！你来玩！……”

占胜象逃避什么似的走了。

加林继续从街道上挤过去。

交易市场。

菜市、猪市、牲口市、熟食摊和杂货摊为主，组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。人头攒动，市声连天。

巧珍在人群里挤着，张望着。

她发现了人群中的高加林。

加林提着篮子在人群里瞎挤。

他走过卖熟食的摊贩群里。所有的男女摊贩都在吆喝着招徕顾客。一名打扮的流里流气的长发青年，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件花花哨哨的衣服，向顾客推销。

一阵黄风扬起，一名摊贩用勺子在锅沿上磕了几下，逗趣地喊叫说：“快来呀！又加一味！”

周围的人在黄尘中轰笑。

加林捋了捋盖在馍篮上的毛巾，继续盲目地在人群里挤。

巧珍不远不近盯着他，也在人群中挤。

加林靠在一根水泥电杆上，沮丧地闭住眼睛。

人群中的巧珍眼里涌出了两颗泪珠。

文化馆阅览室门前。

加林提着篮子进了阅览室。

巧珍从后边撵来，见加林进了阅览室，只好在对面的小铺里装着买东西，等加林出来。

阅览室里。

加林坐在花栏椅上，身边堆了许多报刊杂志。他正兴奋地看画报。